

責任編輯：李 焯

海嘯大發現

雲家洛

「成功例子」：韓國都是政府具體規劃，大量投資來支援行業發展的，為何香港不做？怎知大家都從沒指出，韓國政府乃「債台高築」來支持各種發展，經濟好景時一切無憂，當形勢逆轉時，竟現信危機，幾近爆煲。

一直不明白美國人錢從何來，為何窮光蛋可以借錢買屋、貸款買車，銀行竟然也樂於把錢奉送？各位抓破頭皮的朋友終於找到答案，先使未弄錢總有報應，若然未報，時辰未到而已。

最難明白的，是前聯儲局長格林斯潘的一番話，他承認自由市場有缺陷，語氣像是一個大發現。他的話倒令人驚訝，難道他以爲有任何意識形態是完美？自由市場如何會被扭曲，是中學經濟科的熱門試題啊。

雲風語

海嘯如一位調皮魔法師，忽然把所有國家的美麗外衣沖走，一切秘密暴露人前。原來「經濟奇跡」皆是賭博一場，「成功

庵寺避雪和棲宿，比他早二百八十年登山的宋人吳龍鵬，卻夜宿「霜月洗空」的蓮花峰頂；他是安徽歙縣人，黃山近在眼前，但登山時「餐胡麻飯，掬泉飲之，不火者三日。從老皆無人色，卒不能從。」——雖說「他年志願俱畢，無忘此山」，畢竟道路險阻，旅途艱苦，令晚來者望山生畏了。

二十多年前初訪黃山，也不見得輕鬆。黃山偏處安徽歙縣、黟縣、太平、旌德之中，交通阻隔，無鐵路，無論從哪一個有鐵路可通的大城鎮啓程，也得要坐上大半天公車。可乘車沿湯口蜿蜒登山，直抵溫泉區，今人比古人少走五華里，且有挑夫運送糧食，山中又有賓館住宿，如是，今人比古人少吃苦許多苦頭了。

黃山紀略

葉輝

廿二歲就開始「問奇於名山大川」的徐弘祖，曾兩訪黃山。第一次經湯泉過慈光寺，從左路上，即沿今人所謂「前山」而上，在山中九日，最後經文殊院（今玉屏樓）下山，時年三十；第二次望硃砂庵而登，越天都之脊，所走的是前山路線，在山中三日，轉循太平縣路而去，時年三十二。他兩訪黃山後，有此評說：「薄海內外無爲徽之黃山，登黃山天下無山，觀止矣！」又說：「五嶽歸來不看山，黃山歸來不看嶽。」

徐弘祖是能寫好文章的旅遊家，黃山經他品評，便把五嶽比了下去。然而，他遊黃山之時，還有

羽翼一旦成

李若梅

黃子程兄慨嘆女兒「飛走」得太快，而自己在她心中的位退居到「幕後再幕後」，這應該是每個有子有女初長成的父母的普遍心情吧。

父母在孩子眼中的地位，隨着他們身高的發展而貶值。小時候，父母是需仰望的「天」，他們要「睇天做人」，因為要吃要喝都要靠天。長大了，長得「比天高」了，「天」便落到了他們的眼皮底下。

我爲兩個孩子各設了一本專門記錄生日會的照片簿，從他們彌月開始到周歲到每年的生日會，按年存放，好記錄着他們成長的過程。

我經常拿這兩本照片簿出來重溫孩子成長的點滴，但這項記錄到了他們中學階段便中斷了，因為從這時候開始，他們已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子，生日那天通常都與朋友同學一起慶祝，而且他們都擁有了自己的照片簿。

從生活，到照片，都是他們自己的了。我的孩子，比子程兄的女兒「飛走」得更快，能真真正正「擁有」他們的時間才不過十二、三年而已。

女兒錢包內本來放了一張她小時候拍的全家福，中學後在同學們的影響下學會了迷偶像，於是錢包內的照片換成了偶像的照片。然後交男朋友了，又換成了與男朋友拍的照片。我的錢包內本來放的是兩個孩子的照片的，一氣之下，換成了天壇大佛。



在藻



傳媒按摩

這幾天，過着很不快樂的日子。一位好朋友在醫院中與死神搏鬥，但聽來的消息，都是叫人憂傷的。終日想着，可不可以有奇蹟呢？回來吧，回來我們的生活圈中，讓大家都歡——會好不了好？

那年，大家都是剛剛成年的十八歲吧，我們結識了，成爲好朋友，我們經過教會、補習吧、看電影、寫專欄的生活，當然還有戀愛、結婚、生養下一代，也有爭吵、賭博、冷戰的歲月，我們是一同走過往昔的歲月，然後有一個深夜，好像最近一年半的事吧，幾個好朋友在澳門的酒店裡，你一臉正經地對我說：「你是我五個最好朋友中的一個。」

你當着幾個朋友說出這句心底話，那一刻，我感動了，我總覺得，我不夠好，對你，我有慚愧的感覺，至少，我就從來都吝嗇把朋友排次序，到今天，你的位置在哪裡？在我心裡，相等於你給我的位置嗎？應該也有吧，但我就是沒有你那勇氣，在朋友面前作出這樣堅決的肯定，肯定我的地位。這句話，到今天仍叫我流淚。

因爲家庭、兒女、生活，我們也有冷落彼此的一段日子，但很快，再重聚，我們又活躍、熱鬧、豪情起來，冷落只爲更熱烈前作歇息而已，我們既是損友，又是益友，就憑此點，已無憾矣。我先走，你等着我；你先走，也得開定餐枱，擺下相聚的椅子等着我們。

開定餐枱

黃子程

腐化原來從傲慢開始。權力首先使人傲慢。一個謙沖自抑的人，一有了地位，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與特權，這世界在他眼前迅即縮小，世界不會縮小，是他自己變大了，以前不能作不敢作的事，現在做來易如反掌，一個眼神，一個指令，可使人登堂拜相，也可使人肝腦塗地。做壞了事，有人在後面幫忙擦屁股，做了壞事，也有人代爲瞞天過海，即是說，什麼都可以做，不必爲後果負責任。

權力足以令人放縱私慾，任意犯罪而毫無愧色。法律與道德在他眼中不值一個錢，那只是他用來輾制別人的工具，他自己可不受這一套限制。在權力高峯習慣了，即使用了台，也不由主傲慢，不知道他有一資格傲慢，只是因有權力，以前的傲慢，令人艷羨，以之爲偶像，今日失去權力光環下的傲慢，令人作嘔。下台後的陳水扁，和倒閉後雷曼兄弟公司的前執行長傅德，還是一副不可一世之嘴臉，管它千萬家庭因他們的不法行爲而受累，竟還公開指責別人對他不公。這樣專橫特權的人，必須用司法大棒狠狠懲治，才覺得好他們那偏執跋扈的不治之症。

失權後的傲慢

葉特生

權力使人腐化。好端端一個人，爲什麼一掌權後就變得腐化？

腐化原來從傲慢開始。權力首先使人傲慢。一個謙沖自抑的人，一有了地位，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與特權，這世界在他眼前迅即縮小，世界不會縮小，是他自己變大了，以前不能作不敢作的事，現在做來易如反掌，一個眼神，一個指令，可使人登堂拜相，也可使人肝腦塗地。做壞了事，有人在後面幫忙擦屁股，做了壞事，也有人代爲瞞天過海，即是說，什麼都可以做，不必爲後果負責任。

權力足以令人放縱私慾，任意犯罪而毫無愧色。法律與道德在他眼中不值一個錢，那只是他用來輾制別人的工具，他自己可不受這一套限制。在權力高峯習慣了，即使用了台，也不由主傲慢，不知道他有一資格傲慢，只是因有權力，以前的傲慢，令人艷羨，以之爲偶像，今日失去權力光環下的傲慢，令人作嘔。下台後的陳水扁，和倒閉後雷曼兄弟公司的前執行長傅德，還是一副不可一世之嘴臉，管它千萬家庭因他們的不法行爲而受累，竟還公開指責別人對他不公。這樣專橫特權的人，必須用司法大棒狠狠懲治，才覺得好他們那偏執跋扈的不治之症。

連希特勒都懂得自殺以謝罪，比起這些人的恬不知恥，可愛得多。法律本爲保障公平公義，這些人卻鑽法律的空隙，總之法律抓不到我，沒有證據，我就算無罪，他只要懂得湮滅證據，假手他人犯罪，就可以無法無天，法律反而爲不法不義的人張目。現代社會，如果只有高尚道德，不懂法律，隨時被當作罪犯，中冤無門。

金沙驚奇

陶然

在一九八六年廣漢出土三星堆之後，二零零一年，在距成都市中心僅五公里處，現代化機械在轟鳴聲中無意打開塵封了三千多年的金沙遺址。這曾被稱爲二十一世紀中國考古新發現的遺址，已在前年年底對外開放。那天上午，我們懷着一點好奇，想看看到底與三星堆有什麼不同。

在金沙博物館門口，與韓少功合影一張，同遊廣漢三星堆，也曾合影，但時光易逝，那已經成了歷史，只是據說金沙比三星堆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自然引起我們的好奇心。當時，無數的金器、銅器、玉器、石器、象牙等珍貴文物出土，很多文物與著名的三星堆遺址之一、二號坑出土的同類器物有很多相似之處，而且器物屬於古蜀王國祭祀活動的祭品。

我最感興趣的還是金器，比方說「太陽神鳥金箔」，圓形的圖案，分內外兩層，都採用鏤空的表現形式；內層圖案爲等距分布的十二芒太陽紋，外層圖案由四隻等距離分布的相同的鳥構成。它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神話傳說中的太陽和神鳥。其他還有魚紋金帶、金面具、金冠帶蛙形金箔、喇叭形金器、三角形金器、魚形金箔、盒形金器、几字形金器。總之是滿眼金光明閃，美不勝收。

文物自然不能帶回，但我們也並非空手而回，博物館送我們每人一個「太陽神鳥金箔」的複製品，雖然不是真金，但有神鳥在手，那種感覺，又是非常的好。他們叫我們分別留字，我寫下「金沙驚奇」，略表我的感激。



水一方

長假期

關平

乘客預訂機票的，無論長程短程都有優惠，最主要是今天訂票，可到十二月的高峰期才使用。有航空公司還別出心裁，推出短程加長程的優惠，只要兩程合計，票價優惠之餘，還大送積分，機票使用也特別延長。

旅行社反而樂觀得多，聖誕節和農曆新年的長假期行程已經紛紛推出，普遍不覺減價。據旅行社的朋友說，高消費的長程旅遊可能會冇影響，歐、美、中東埃及地中海的旅行團會有減少，但市民總要放長假輕鬆一下，好好休息，所以預料短程團如以東南亞、日本、韓國、中國大陸爲目的地的團會增加，總的消費額下降了，但參加者沒少。

這十多年來，不少香港市民都在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置業，從深圳到東莞，從順德碧桂園到中山雅居樂，置業的不少是退休人士，多買套房子作爲第二居所，間中去休息消遣。如果不在長假期參加旅遊團外出，不少人會回第二居所度長假，總會帶來一定的消費。去年美元轉弱，港幣與美元掛鈎，相對歐元匯率大降，不利歐遊。金融海嘯之後美國聯儲局力保美元，匯率好轉，正是歐遊的好時機。



東西風



南風集

你會嗎？

阿濃

爲他人着想，隨時隨地都有需要。就拿寫稿來說，把字寫清楚一點、整齊一點，編輯先生看得舒服，打字工友打得快捷，這就是爲與你合作的人着想。但求寫得快，字跡潦草難辨，結果編輯先生和打字工友就多花了時間，這多少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態度。我認識一位專欄的女作家，寫了一段日子後專欄被停。那位編輯先生我是認識的，在一次聚會中他透露，這位女作家的稿子寫得太潦草，字房工友也抗議，說不想打她的稿，結果只有把她的欄停掉了。

肯爲他人着想，在自動扶梯上就會站立一邊，讓出通道給趕時間的乘客。

肯爲他人着想，就不會在巴士上一人佔兩個座位。甚至別人站在他面前，也不懂得把放在座椅上的背包拿開。

肯爲他人着想，就不會把髒鞋踩在前面的座位上。

肯爲他人着想，就不會在公眾場合追逐奔跑，不小心碰跌了老人可以引起骨折，甚至就此臥床不起。不小心碰跌了孕婦可以引致流產，殺害一條小生命。

肯爲他人着想，就不會醉酒開車，傷及無辜甚至造成死亡。肯爲他人着想，至少不會把寫字樓廁所的廁紙用光，卻不想想法補充。

校園

校園孩子眼

責任編輯：何曉明

逢星期一至五刊出（假期停刊）

聞聞新天地

大都市小人物

勞工子弟中學 中七 葉嘉慧

香港，座落於中國的南方。這一隅彈丸之地，卻集結了不少國際大企業，讓這個城市成爲了一個國際貿易的中心。全球聞名的品牌名店，——在這裡佔據一角，「香港雖小，五臟俱全」，不要小覷香港這個城市，它不只「俱全」，甚至可以說是相當發達。香港就是這樣一個繁榮的大都市，而我就是在這樣的都市當中生活。

每天早上慣性地擠上巴士，交通擠塞的情況屢見不鮮。究竟是香港的車太多還是馬路太窄？私家車的數目日益增多，相信是富裕大都市特有的現象；而香港這個不夜城，即使到了晚上十一時，依然燈火通明，熱鬧繁華。

然而，富裕表象之下，是否有另一番面貌呢？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仍然爲數不少，他們處於社會的基層；大部分香港人仍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。不過，也有生活在基本生活水平線之下的人，貧困、疾病困擾，依賴社會援助金過活；無家可歸者也更常見，行乞者不少，他們可稱爲社會中最低層的一類人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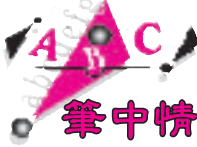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行乞者會在街頭演奏樂器，用微薄的力量換取別人的施捨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見過一位不穿鞋子在街上行走的老伯；其實他算不上是乞丐，或者可以稱他爲拾荒者或露宿者。我曾經在他身邊經過的時候想給他幾塊錢，但他卻老羞成怒，破口大罵，認爲我羞辱他；原來他從不肯接受他人的恩惠，縱使天氣再冷，他也從不會到社區設立的臨時避寒中心避寒，執意要留在他在街頭的「家」。大概拾荒就是他唯一的工作，而他也不想像別人同情來換取金錢，我不知道他是爲了顧全面子、只想自食其力，還是精神有問題。

我相信，無論是哪一個大都市，都會有最最有錢的人和最最貧困的人，如果讓自己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，那是一種相當惹人憐憫的生活；這些人是一個社會裡真正的小人物，因爲他在別人的眼中是最貧賤的。我不知道他們因爲什麼原因不去力求改變自己的生活环境，是能力有限、投靠無門還是腦筋不正常？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我認爲他們都會想辦法維護自己的尊嚴，奉行自己的一套原則，旁人是很難觸及他的世界的。

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權利。無論是每天坐在海景辦公室操奇計畧、運籌帷幄，還是五代同堂在小小的蜗居中承歡膝下、閑話家常；每個人對「幸福」和「滿足」的定義都有不同的演繹。在香港這個大都市之中，每一個小人物都有一個自己選擇的故事結局。

細說榕情

瑪利諾修院學校（中學部） 中三 劉淞玲



筆中情

它，普通，卻絕不平凡。它，翠綠、茁壯，卻是以前的事了。

陽光在茂密的樹葉中找到一點空間，照亮地上的那幾個花果。天空由淡白漸變至淺藍，又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早晨。幾隻麻雀從鳥巢中伸出頭來，鳥巢雖離地很遠，但轉瞬間，麻雀已經拍着翼飛到地上，喚醒了沉睡中的榕樹。

是的，榕樹是時候醒過來了。草地被太陽照得閃閃

生輝，但卻被遊人的腳步殘酷無情地踐踏着。這棵老榕樹的年紀也不輕了，氣根一直垂到地上。抬頭仰望，樹的枝幹互疊交替，令人看得眼花繚亂，它沒有一簇簇姹紫嫣紅的花朵，只有深深淺淺、顏色參差的枝葉，但驟眼看來卻綠意滿溢。這個枝葉婆娑的綠色世界，沒有神秘感，反之令我感到無比的親切。站在樹下，靠着粗壯的樹幹，平滑的樹皮使印象中樹身那粗糙的質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人們在樹下燃點香火，一個又一個的寶牒和繫着細繩的香檯被人們拋到樹上。榕樹張開手臂，竭力把這些願望一一接住。它最喜歡看見人們臉上掛着滿足的笑容，十分樂意充當迷途羔羊的一個依靠。幾十年來，榕樹全心全意地祝福人們，讓人們在逆境中重拾希望，再次輕裝上路。

可是，它終於感到累了、倦了。樹皮開始裂了，它的身上有着零亂的飽歷風霜的痕跡，深深的、縱橫交錯着。

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——在夕陽無力的照耀下，老榕樹顯得特別寂寞孤獨；但人們卻依舊不斷地把重物拋到它的懷中。爲了不讓人們失望，寬容的大樹用盡最後的一點力氣，伸出手臂把最後一個寶牒接到懷中。就在那一霎間，它終於倒下了，一隻手重重地跌在地上。人們慌張地走避，大家都忘記了老榕樹曾多次爲他們送上祝福，在看着大樹枝幹落下的時候，那些事是可以讓人輕易忘記的。

三年了。三年來，老榕樹在有心想人的保護下，得以休養生息，如今，樹上已重現綠葉，氣根也慢慢長出。再次站在老榕樹下，我默默地許了一個願——沒有寶牒，沒有香火——只希望您安好。

（綠色力量、新創建集團合辦「港人、港樹、港情」保育活動之「榕榕細語——大城市小故事」徵文比賽初級組優異獎作品。本版略有刪改。）

楊侯古廟

徐振邦



古蹟導賞

在香港，有好幾個與「楊侯」有關的古廟，僅在元朗區就已經有六個同類的廟宇了。

在這些同是供奉「楊侯」的廟宇中，有一間是較「新」的，那是位於屏山的上璋圍的楊侯古廟。說它「新」，其實這間古廟也有大約幾百年的歷史了。在一九六三年及一九九一年都曾經進行重修。

最近，這間古廟也再一次進行了復修工作，使廟宇變得美輪美奐，驟眼看來，古廟不但一點也不古，反而有點新的味道。

雖然廟宇的外觀很新，但早已被列爲三級歷史建築，可見其歷史價值。



位於屏山上璋圍的楊侯古廟經修復後煥然一新

翠屏邨

陳志華



談街談地

翠屏邨是於觀塘的公共屋邨，內裡又分爲翠屏南邨和翠屏北邨。翠屏北邨是香港房屋署「租者置其屋計劃（第五期）」中的可供出售的公共屋邨，居民在二〇〇二年一月時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。

翠屏邨得名於同名街道「翠屏道」。「翠」指翠綠，「屏」是屏障。二十世紀中期，觀塘發展初期，這一帶綠草如茵，猶如一個小草障，街名因此而起；屋邨發展也沿用此名。

翠屏邨前身是觀塘徙置區，共有二十四座高七層樓宇。當時，一些居民俗稱這裡爲「雞寮」，相關樓宇在一九五九年落成。一九七三年，香港房屋委員會成立後，觀塘徙置區改名爲觀塘（翠屏道）邨；一九七二年六月，香港連日暴雨，到了六月十八日，翠屏道邨樓宇對上的山坡山泥傾瀉，淹埋了部分樓宇，這便是本港災難史上的「六一八」雨災，以第九座和十五座受災最嚴重，共有十八人喪生，受傷者數十人。

後來，政府進行斜坡維修工程，並重建翠屏道邨。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四年，新樓宇先後落成，取名「翠屏邨」。翠屏北邨較早建成，翠楠樓首先在一九八一年落成，其後建有翠楊樓、翠桃樓、翠榕樓、翠梅樓、翠柏樓、翠榆樓、翠梓樓、翠柳樓、翠樟樓和翠桐樓等。翠屏南邨首批樓宇翠樓樓和翠桐樓在一九八九年落成，其後建成有翠松樓、翠梨樓、翠杭樓、翠杏樓和翠梨樓等。

在翠樓樓後方有一古廟大王爺廟。大王爺廟原位於樂富區，那裡於一九五八年開始拆卸遷移，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在現址撥地重建。大王爺廟是紀念宋代的李氏將軍。南宋末年，一名李姓將軍隨宋帝昀逃離蒙古大軍追擊，隨身攜帶祖宗李文忠公的神主牌南下。後來，蒙古大軍追至，李氏將軍便將祖宗神主牌暫置於老虎岩中（即今樂富）。據稱自此之後李文忠經常顯靈，並且保佑村民平民，消災解難，於是村民立廟供奉，善信日多。後來，廟宇遷至翠屏邨後，香火依然鼎盛。

今天的翠屏邨已成爲一個有多座高樓大廈的屋邨。在翠屏道兩旁的樓宇一字形狀排列，猶如一個大型屏風。因此，「翠屏邨」可說名實相符。